

## 霞云岭上,歌声响起来……

程雪莉



致敬  
革命前辈

今年春天,我们驱车从西柏坡南行,不久即见到曹火星纪念馆静静伫立。这座肃静朴素的建筑,坐落于岗南水库大坝半坡,身后是千顷碧波。纪念馆东望着流淌不息的漳沱河,静静地注视着孕育了曹火星这位优秀音乐家的小村庄——河北省平山县西岗南村。

此刻,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铿锵的旋律,一遍遍地纪念馆小广场上响起。我的思绪跟随着馆内展出的文物和图片,穿越近百年的时光,走进了那片战火烽烟之中。

从纪念馆出来后,我们走进小村寻觅:曹火星童年的足迹,藏在怎样的一方水土里?理想的萌芽,是何时植于他的心底?那首永恒的旋律,又是如何在他滚烫的笔尖喷涌而出……

## —

走过街巷,古朴的门楼还在,沧桑的泥墙还在。村支书辗转找来钥匙,我们因此得以踏进曹火星故居的小小庭院。木房梁,花格窗,叠映出百年前的情景。

1924年10月18日,一个瘦弱的男孩出生在河北省平山县西岗南村。父亲曹清廉简朴和善,经营着一个较为富裕的大家庭。曹清廉给这个孩子取名曹峙,字文山。

小曹峙聪明好学,在音乐课上他还学会了识简谱,对老师使用的一架风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然而,1937年,他继续求学的梦被炮火击碎。小曹峙和家人目睹了日军铁蹄踏过的家园一片狼藉。但同时也看到,逆流勇进的八路军“战地救亡团”在一个多月里组建起“平山团”,一千七百多名农家子弟参军入伍,慷慨奔赴抗日战场。

一个声音在小曹峙的心底呐喊着——“要抗日!要救国!坚决不做亡国奴!”十三岁的他通过同学介绍,当上了村里青年救国会主任。这个小小少年带领几位青年,为八路军捐款捐物,在村里做参军动员。

1938年大年初二,小曹峙离开家中,后加入平山县“铁血剧社”。在平山团的组建过程中,人们认识到文艺宣传的巨大作用。在平山县委书记王昭倡议下,县里以“铁血抗战”精神为宗旨成立了剧社。一些青年知识分子自编自导节目,展开宣传。剧社社员纷纷改名,以示坚强的意志和不怕牺牲的决心。小曹峙改名“火星”,暗合“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”之意。

初夏的一天,冀西重镇洪子店恰逢大集,乡亲们云集戏楼下,来看铁血剧社的演出。只听一个脆生生的女声从幕后唱出:“自从去年七月间啊,鬼子就把沙岭占,临近的百姓遭了殃啊,家家户户那个泪涟涟,侵略者好凶残!反对封建家庭的束缚,一心抗战我把军参。”等那位“女子”走到台前,老乡们一看顿时不解:“没听说剧社里有坤角儿,哪里来的女演员啊?”

可演员的长头发确实是真的。原来,曹火星为了演出,特地留起了长发。一时间,老百姓被这出新编戏和“女主演”深深吸引,宣传效果出乎意料。曹火星也一唱成名。

## 二

铁血剧社成立之初,曹火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,教大家识谱,演唱抗日歌曲。后来,他将旧曲填新词,把民歌小调改为抗日歌曲。随着演出的增多,这种方法显然已不够用,曹火星非常希望能创作歌曲。

1939年,曹火星偶然在旧书摊买到一本《和声学》,他如获至宝,开始自学,由此简单掌握了一些乐理知识。正在他苦于无处求学时,一支来自延安的文化部队——“华北联合大学”,跋山涉水来到了平山县。

1940年初,平山县派铁血剧社全体成员到华北联合大学学习。曹火星

选择了作曲专业。他利用一切时间,抄教材,抄音乐杂志;学理论,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文章。终于要作曲了,他脑中浮现出平山团上战场的情景……好,就写平山团!《上战场》几乎是一挥而就,曲调昂扬,奋进。

曹火星拿着稿子,忐忑不安地去找老师卢肃。卢肃看了,只改了一个音符。曹火星再次唱时,发现大不一样!从那以后,他更加慎重地对待每一个音符。

八个月后,曹火星从华北联合大学结业,继续投入抗战宣传。没有舞台,他们创作出“活报剧”,天做幕布,地为舞台,赶集的老乡就是群众演员。在晋察冀边区艺术节上,当看到华北联大文工团、西北战地服务团用小提琴演奏时,曹火星羡慕极了。全凭记忆和想象,经过反复打磨,他竟然也制造出了一把“真正的小提琴”。我们的文艺战士,不等不靠不要,没有条件,就创造条件,愣是制造出抗日宣传的“洋乐器”。

那时候,曹火星背上两颗手榴弹,报名到敌占区去做宣传。他在敌占区发传单,还曾被困山中,差点牺牲。但他一点儿都不畏惧,不断积累着斗争的经验。

艰险压不倒曹火星他们,但思想的困惑有时却束缚着他们。当时,边区一台台“洋大戏”上演。曹火星他们没见过沙发,没用过电灯,更演不了外国戏,因此产生了悲观情绪,有的人甚至想退出剧社。

1942年5月,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:“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,首先是工农兵”。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,曹火星他们思想上的疙瘩终于解开了,为人民创作的信心更加坚定了。

曹火星在回忆录里提到:“……儿童团、青救会、民兵连、妇救会,处处是歌的海洋。开大会,搞生产,都互相拉歌,进行比赛,用抗战歌曲开路。这激动人心的场面,促进了我想写歌的愿望,创作出《向敌人进攻》《春天里暖洋洋》等歌曲,鼓舞了我的劲头。”

著名作家周而复在《晋察冀行》中提到,铁血剧社和周巍峙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,在短短的两年间,为边区训练了四千五百二十四名学员……仅仅在平山县,五百多个村庄里有剧团、秧歌队、霸王鞭队,真正让文艺成为“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”。

## 三

1943年春天,面对鲜红的党旗,曹火星激情澎湃宣誓入党。那时他还不知道,父亲已在“岗南惨案”中遇难。

秋天,曹火星被派到房山县堂上村参加村里的减租减息运动。他和两名同志翻山越岭,终于到达美丽的霞云岭上。曹火星他们和村干部接头之后,迅速投入工作,教当地群众唱歌、打霸王鞭,积极发动群众。

当时,曹火星他们用民间小调填词作曲,为适合打霸王鞭创作了一组歌曲,宣传党的抗日和减租减息政策。但是总觉得歌的力度不够。曹火星决定再写一首能高度凸显主题的歌。

那一年8月,《解放日报》发表了《没有共产党,就没有中国》的社论,与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进行斗争。

沉沉群山,寂寂深夜。曹火星端

坐在小桌前冥想。灵感突至,他拿起了笔,文字如滚落的珠玑一般落到纸上……

歌词写完,曹火星长长吁了一口气,擦亮灯花,接着反复默读。创作的激情,鼓舞着他马上谱曲。民间小调、戏曲曲调接续涌来,眼前浮现出孩子们打起霸王鞭行进演唱的情景。对,要明快、流畅,节奏要整齐。根据感情的需要,他把前面的旋律进行了重新安排。最后,是几个连续的、慷慨上扬的高音音符……那一刻,他终于谱出了蓄积于心的声音。

接着,村里儿童团员学唱了这首歌,之后逐渐在各个剧团传唱。两年后,《晋察冀日报》发表了这首歌,从此,它在各个边区广泛传唱开来。

曹火星曾这样写道:“抗日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,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抗战,搞民主建设,使人民当家做主,搞土改发展生产,给人民改善生活……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是我亲眼所见……党和人民同生死、共患难,人民群众为抗战送儿、送夫参军,支援前线流血牺牲……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坚持抗战的局面;没有共产党的领导,广大的人民群众就不可能翻身解放;没有共产党的领导,就不会创建一个崭新的中国,这个道理要让广大群众明白……我讲了真理,说了实话,写了实情,反映了人民的心声。”

这首歌创作之初,曲谱是适合边唱边跳的形式,后来因主要是演唱,于是进行了修改,以更加适合广大群众的演唱习惯。歌中“抗战六年多”的歌词,最后固定在抗战胜利之时——“抗战八年多”。

这首歌最初的版本和后来广为传唱的版本差一个“新”字。根据党史专家记述,一天毛主席听见女儿李讷在唱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”,立即纠正说:没有共产党的时候,中国早就有了,应当改为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”。后来,这首歌便改了过来,并传唱至今。

## 四

新中国成立后,曹火星曾任天津音乐团副团长、天津市文化局局长、天津市文联副主席、天津市音乐家协会主席等职务,为天津文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他也因此变得格外繁忙起来,自己的专业创作不得不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。

冬天,大雪纷飞的路上,自行车的链子掉了,曹火星推着车奔跑。他怕耽误了去中央音乐学院旁听课程。他太需要系统学习音乐知识,要利用一切机会去进修。夏天,大女儿曹虹雯半夜醒来时,常常看见父亲在遮盖的灯光下奋笔疾书;天气太热,父亲就把脚泡在凉水盆里。办公室里,同事们看见他在工作之余,悄悄拉开办公桌的抽屉,在纸上写着、改着一个个音符……

晚年,双眼几乎失明,躺在病床上的他,依然坚持创作。他的老战友们都说:“曹火星是一个端着冲锋枪的战士,又是一个身负重荷、精疲力竭却非要走向目标的跋涉者。”

1999年,生命垂危之际的曹火星,还在为澳门回归祖国谱写歌曲。他说:“假如我的作品能为祖国的建设起到一滴水的作用,这将是我的最大的

幸福和愉快。”

这位战士,这位跋涉者,一生都默默地过着清贫的生活。

曹火星记忆最深刻的,是父亲的能凑合和“抠门”。曹火星没有任何嗜好,身上的衣服补丁摞补丁。三年困难时期,有人拿粮票换鸡蛋补身体,他却那样做。孩子们饿得哭,晚上睡不着,他就讲战争年代吃野菜、刮树皮的故事,却把省下的粮票接济他人。他任天津音乐团副团长时,主动提出不参加分房,一家六口住三十平方米的房子,没有暖气,一住就是十几年。别人不理解,他却说,这比战争年代强多了,只要有能创作的地方就行。

后来,按照政策,组织上发给曹火星六千元的生活补助费,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。和他患难与共的妻子齐玉珍身体不好,多么需要这笔钱养一下身体呀。他的三弟身体有病,从平山老家赶来,也希望用这笔钱治病。但是,曹火星和妻子最终商量,国家百废待兴,更需要钱,组织了给的这个钱不能要,于是全都交了党费。他从工资中挤出钱,给三弟看了病。

他是真正淡泊名利的音乐家。曹火星的二女儿曹红怡曾这样记述:“小时候,我不知道这首歌是父亲写的,直到上学看到音乐课时才知道。”

著名演员田华在晋察冀边区工作多年,和曹火星一起合作演出过,无数次演唱过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,但田华却不知这首歌是曹火星创作的。很多年之后,田华问曹火星为什么不早告诉她。曹火星回答:“我们是党的文艺战士,写歌、作曲、搞创作都是我们的职业,至于那支歌,重要的是演唱,并不是为了知道是谁创作的。”

曹火星将自己的生命凝结成一千六百首歌曲和多部歌舞剧,默默地吧这笔财富放进中国音乐宝库中,然后悄然离开。曲由心生,心声化曲,就已经足够了。

## 五

斯人远去,音韵长存。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的旋律一直飘荡在亿万人民的心中。2011年,中央电视台播出十集电视文艺专题片《放歌九十年》,这首歌曲名列第一集第一首;2015年,数十万网民评选的“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”,这首歌得票数位列第二,仅次于国歌;2019年,这首歌入选中宣部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”;今年,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,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传来这首歌的旋律,人民群众洪亮地唱响心中的声音。

如今,在这首歌的诞生地,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,还修建起了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”纪念馆,以图文展示、多媒体呈现、歌曲链接等多种方式,向人们介绍着这首经典歌曲。

著名音乐家周巍峙说:“他(曹火星)用音乐鼓舞人民前进,人民喜爱他的歌曲。”在著名诗人贺敬之看来:“曹火星同志是闪耀在中华音乐史上的人民之星。”

歌声为证,歌声致敬。人民艺术家将被人民永远铭记。

图为平山县曹火星纪念馆远眺。  
崔志林摄



夏天的时候,到襄阳去。刚住进宾馆,就接到媒体电话。下楼接受采访,记者问我:“您是第几次来襄阳?”我听了愣愣,真就是一个提醒。我想起上次,是1998年,从河南乘坐火车一路南下,到三峡去参加一个会议,路过这座城市,只呆了不到一天。第二次?也不尽然。后来从三峡回来,印象中还是从这里转车北上,但那次是真正的路过,哪儿都没去。从1998年算起,我已和这座城市“阔别”了足足二十三年。想到这里时,我吃了一惊。作为一个二十三年后才与它重逢的人,我能给出什么样的“印象”呢?直到——

“您是何老师吧?”一个温婉的声音传来。

怎么?难道二十三年了,在这里还有记得我的朋友吗?

我扭过头去,看到一个女子,长长的头发绾起来,还有一双弯弯的眼睛,那眼睛里始终有温和的笑意。我搜索了一下记忆,真的是第一次见她呢。

“我认识您,何老师。”面对我的疑惑,她轻轻地说:“我也是第一次见您。但您前几年生病时,我曾受一个朋友委托给您寄过些草药。”我想起来了,曾经有一个女孩给我打电话要过地址,那应该就是她。几年前我吃过她给配的草药,我怎么说出内心的感激。我只能一把抓住了她的手,那只曾向我提供帮助的手,我感到了真实的温热。

纵然相隔二十三年,但我与襄阳的缘分,又岂是时间能够衡量。

接下来的采风分三路,一路去了老河口、谷城,一路奔赴枣阳、宜城,而我选择了留在襄阳古城,一是想看看阔别多年后一座城市的变化,二是弥补二十年前未能进城一探究竟的遗憾。也许潜意识里,还有和新结识的这位“老”朋友做更深了解的愿望。

说来惭愧,我对于襄阳的认知,只停留在二十三年前对于古城墙的模糊记忆,或者还有地理交通意义上的襄阳,历史文化遗迹、历代文人诗词中的襄阳,对于它的今天,我真的是知之甚少。

那几天,在有限的的时间里,我跑遍了襄阳。站在古城墙上,面前是汉江,汉江那岸是樊城。陪我一起的那位女孩说,樊城是她现在住的地方。她用手一指:“我的家就在那片高楼里。”两相对照,樊城的楼更高一些,而身后的襄城因属古城,没什么高楼。女孩的手又一指:“再往那边,是你去过的鱼梁洲,那里也不允许盖楼,只能种树。早上你若去那里跑步,听到的全是各种鸟叫声。”语气中有掩饰不住的自豪。

望着汤汤的汉江水,我想,这就是陈子昂、王维、孟浩然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韩愈、刘禹锡等人目光所及的地方,他们的书写,使襄阳一时成为诗歌的“高地”。

这样走走停停,从城中的昭明台,到临水的瓮城,又从樊城的码头、会馆到正待搬迁的襄阳博物馆,我对于襄阳的认识每天都在更新。看着兴致勃勃介绍着家乡的女孩,我不禁想起了前几天,我因熬夜写作手臂冰凉忽然抬不起来,就是她,以一种缓急有序的手法将我的后背揉了几下,奇迹一般,我的手臂当时就能抬起来了。我感叹她的中医资质,她腼腆地笑了。第二天中午,她居然带了艾条过来,二十分钟后,我的后背一下子暖起来,手臂已能举到最高。她比我还兴奋,弯弯的眼睛笑着,然后腼腆地从包里拿出一本书,是她写的一部从《诗经》中寻找本草的书。她依旧有些腼腆地说,在这里的晚上,不累的时候翻翻吧。

“古人含蓄,不说不爱,不说恨,也不说想念和忧伤,只是一个劲地说植物。”



图为襄阳城市风光。

图片来源:影像中国

何向阳

又到襄阳

“古人用最原始的方法让植物的宽厚、仁慈、坚韧和爱,滴水穿石般慢慢渗透进华夏儿女的骨子里。”这是她在书中写下的感悟。

从阅读中,我得知她是中医世家,大爷爷悬壶济世,却不收穷苦人的费用。“高热发烧的,他大手一挥,指着江淮,挖三棵芦苇根,洗净熬水喝;浑身发痒出风水疙瘩的,他又是大手一挥,指着江淮,半斤浮萍煮上,边喝边洗;牙痛尿急的,他还是大手一挥,指着江淮,竹叶一把、芥菜三把……”看得我禁不住莞尔。

寻孟浩然相关古迹后回到住处,华灯初上,窗外万家灯火。我再次翻开那个女孩的书,等从书中抬起头来,已是深夜。那些可以疗治人类痛病的植物和围绕植物所展开的一段段人生记忆,带我走到了襄阳的细部,那是百姓日常生活深处。一个个个体生命的展开,也如一株株我叫不上名字、认不出形状却葳蕤茂盛了几千年的植物,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。

第二天,这部书的作者来接我。我谈到其中最打动我的一篇题为“酸枣仁”的散文。为子女劳作了一生的母亲病逝,她一个人跑到母亲的墓前,那种亲人是已逝、儿女却找不到机会报答的心情,让我痛彻。同样身为女儿,我与她有相同的感受,在对话中我们不断深入,说着说着,她竟流泪,我也哽咽。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她说的一句话:“我没想到您会读我的书!”此后我一直心中念叨这句话,我想我要在未来一直记住这句话,这无疑是一种提醒。

离开的前一天傍晚,我们已然成为很好的朋友,相约一起去她说的一家沿岸小卷面馆吃饭。她兴奋地介绍,要吃正宗的襄阳牛肉面,就得到这种小馆子来。我们一人一碗碗。正当我埋头于美食时,抬头她却不见了。再抬头,一枚卤鸡蛋缓缓落入我的面汤中。她说,这几天您跑得辛苦,身体要补一下。那一瞬间,一股暖流再次涌遍我全身。

回北京后,我在网上购买了她写的第一本书。拿到书,我捧起阅读,仍是一部关于本草的书。她弯弯的充满笑意的眼睛又出现在我眼前。我该怎么说出感谢?这个让我心灵与身体同时得到治愈的——襄阳的女儿!

大地